

战国策校注

第七册
第七函

戰國策魏卷第七

元本重雕

三原李錫齡校訂

魏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滎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鄆許僞

陵河南之開封中
牟陽武酸棗卷

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魏人曰何故弗予

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

重欲無厭重猶多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元作僑

僑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

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

必姑與之補曰王應麟曰周書云云此豈蘇秦所讀周

爲柱下史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

故見此書釋猶舍也何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資元作質音致當

氏舍此而不爲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資元作質音致當

乎舍此不圖適足爲智氏來伐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

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臯狼元作梁補曰趙於趙趙弗

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文侯桓子之孫名勸元年威烈王二年丁巳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

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

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已

講補曰一於已也二國不伐昔朝魏

本以講知魏和之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

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

啜飲也

盡一杯文侯謂

覩斯贊

魏人

補曰

姚云後語作堵師愚按左傳堵師後因

氏焉又有堵師比堵亦姓也鄭有

堵汝父但此作堵師則恐字有訛曰樂羊以我之故食

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尙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旣

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彪謂樂羊所謂隱忍以成就功名者也子則旣

烹矣敵人遺之羹將以亂其心也有如不忍而以慈愛

沮其殺敵之心則大事去矣何救於亡子故羊忍爲此

以怒衆而成功乃其情則非忽然無以天性爲者也觀

師贊之言其謗書之渠乎雖然羊之義視分羹爲有餘

比覆醢爲不足使其投杯慷慨一鼓而據家國之憤亦

收功心矣介冑之士未可望之以聖人之地也正曰舜

竊負而逃林回乘千金之璧輕重之分審矣豈肯以彼

易此哉劉子政以此事與西巴放麋並載而曰巧詐不

如拙誠真名言也鮑雖爲之曲說萬端奚救哉項羽坐
太公俎上高祖杯羹一語貽愧千古亦幸而不殺爾不
然何以自立
於天下乎

西門豹爲鄴令

鄴屬魏郡

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

補

一本子往

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

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

補曰一本有之

鄉邑

老者而先受坐之士

老者坐先於衆

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

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

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

莠禾下生草幽言其色茂

本云禾粟下傍生

元作

驪牛之黃也似虎

驪黑黃色也驪乃深

草莠今狗尾也

驪牛猶言犛牛

犛牛犛牛不必拘以色論驪亦

黑焉耳

黑也爾雅倉庚鷩黃蓋言倉庚色鷩黑而黃增韻注

薰黑而黃誤也 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武夫石似玉此皆似之

而非者也補曰夫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文侯之言亦此類而曰求其好掩人

之美而揚人之醜者參驗之則其好賢也不誠而且將以來讒賊之徒意則異矣

文侯與虞人期獵虞人掌山澤之官孟子注守是

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

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

哉昔與之期今往會之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音岳文侯曰鍾聲不比乎

比猶協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

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音洛以治官為樂正曰通

音岳下

文二語甚明可推愚
恐則乃明字詭衍

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

審言聽之察

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彪謂周衰世主無如魏文侯之

賢者夫其師友淵源有子方子夏之徒誨誘規切之雖
欲無賢可得乎然則用真儒無敵於天下信矣補曰大
事記史以田子方爲文侯師說苑載翟璜謂子方曰公
孫成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
君敬之蓋得其實故書曰晉魏斯
好賢師卜商友段干木敬田子方

武侯

文侯子補曰名擊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

補曰正義云西河即龍門河也

稱曰河山

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

補曰姚云鍾一作錯

侍坐

元作王

王曰此晉

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

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

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

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

補正曰姚云下句一

本無有字是按彭蠡之波

彭蠡湖在豫章彭澤

右有洞庭之水

史及下文可見元作文

補正曰汶未詳史以岷

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衡南岳在長沙湘南

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

衍夫夏

桀之國左天門之陰

後志高都有天井關註云戰國策桀居天門即此關也

而右

天谿之陽

今按天門即史太華伊闕彼言右故此言左之陰天谿即河濟彼言左故此言右之陽

按史左河濟右秦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文不同盧

地缺補曰一本盧作

盧未伊洛出其南

孔曰伊水出今商州上洛縣南熊耳山至

洛陽縣入洛洛水出今商州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

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

太公世家註晉山險

補而右

漳

元作

釜

補曰釜通借

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

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

補曰

姚云劉本此添也字

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

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

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起傳有小異

文同末云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史遷曰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揚雄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二子論之當矣然其言不可以人廢也西河龍門之河地卽同華等州魏之險阨也一傳惠王其地日削于秦至納上郡之時盡矣險豈足恃也哉起之言於是乎驗矣

惠王

武侯子

年烈王六年辛亥

名轡元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

說文澮水出霍山西南入汾此二年

敗韓馬陵敗趙于

禽樂祚

趙將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

祿之

問田以待有功者

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

直而不倚

直直前倚邪行

棟撓而不避者

撓折也喻敵之壓已

此吳起餘

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脈地形之險阻

脈見其幽形見其顯

決利害

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

二人下所謂能

士懸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

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

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

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巖襄田各十萬王
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
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
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

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

既亦盡也

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謂彪

公叔

補曰

按史田文既死公叔爲相而害吳起以計疑起

矣

武侯起懼得罪而去之楚公叔卽痊也滄北之戰痊

乃歸功於起之餘教而使其嗣受賞何其前後之戾邪

大事記顯王七年魏公孫痤敗韓師趙師於滄秦庶長

國伐會獲其將公孫痤謂史記秦本紀及魏世家云虜

公孫痤惟趙世家秦魏年表云虜太子痤孟子梁惠王

長子死焉蓋太子申戰沒於齊者也凡史記是年言秦

虜太子

痊者非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卽不可諱

死者人所不能避

能避將柰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

此公族官

故云及太子官正曰公叔曰痤有御庶子知爲痤之家臣公

如甘羅爲文信侯少庶子之比說又見秦韓等策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

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

國事聽鞅不亦悖乎

補曰史載鞅之言曰彼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

乎由是觀之公叔知鞅而不能進將死之言上不能量其君之聽否下不能測鞅之去就非悖而何公叔

瘞死公孫鞅聞之已葬

補曰大事記顯王八年公孫瘞卒解題瘞去年爲秦所獲尋歸

之而終於相位也今年衛鞅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

自魏適秦則瘞死必在今年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

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

商君傳略同

秦

行韓字

韓圍梁

秦獻公二十三年戰少梁此九年**正曰**

即獲公叔痤之戰不聞燕趙之救也時方敗趙趙豈得

救之此皆無據之言且策云圍梁不云少梁圍梁必惠

王徙都大梁後不可考矣徙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楚宜

都大梁在惠王三十一年同時也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

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新鄭鄭近梁故云**正曰**韓

哀侯二年已滅鄭此鄭即謂韓計者為梁不如構三國攻秦元在趙策**正曰**證據

不明且當從舊龐蔥與太子質於邯鄲魏太子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

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

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

龐蔥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

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

元作矣王曰寡人自為知言不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

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史不書太子質事以下章年時

鄆去大梁也遠則徙都大梁以後事惠王三十五年秦

虜公子卬後徙梁而韓宋魯衛之朝乃惠王十五年也

舊次恐不如此

梁主魏嬰史作嬰音相近觴諸侯於范臺此十五年魯衛宋鄭

書韓宋魯衛為序解題云是時魏惠王方強諸侯相率

而朝之也索隱按紀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

桓侯卽公剔成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共公李善注

借陰軒叢書

作舉觚大事記魯君舉觴古者於旅魯君興避席擇言

也語於是道古即晉所謂杜舉也博物志言作酒而

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

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嗽善食補嗽苦簞反

高注快也則易牙太公世家註維巫乃煎熬元作熬

當苦劫反字通燔炙煎曰熬肉熬之曰潘近火曰煎乾和調五味

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且不覺飽而寢安補曰後世

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詳三日不聽朝

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

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自上視下曰

臨集巔彷徨

仿佯仿佯徙倚也補曰姚云強臺一作荆臺崩山一作

崇山藝文類聚引彷彿一作方湟亦藝文類聚引也

其樂忘死補曰諫曰說苑云楚昭王欲之荆臺司馬子綦進

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王不可游也

後漢邊讓游章華臺賦云楚王游雲夢之澤息於荆臺

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

山之阿延日廣坐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

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荆臺即章華也淮南子云令尹

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云莊王曰吾聞子樂於強

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

若吾薄脰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注料山名方皇水名

右三說聊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

記以廣開蓋莊王云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

蓄註澤澤曰池亡其國者蓋莊王云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

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皆美南城之

美也補曰閭須前來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臺林地在

美也補曰閭須前來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臺林地在

積陰軒叢書

其國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梁王稱善相屬

彪謂魯周公之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孫湫曰猶秉周禮韓起亦一周禮盡

在魯矣仲尼氏作籍紳先生萃焉於是特爲中國禮義之邦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舉觴一時而爲天下萬世之明戒魯君豈非賢君哉

魏

觀魯止深矣二語大事記取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申弟也

註以下說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

推之無明徵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

盼宿將也而孫子贖也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

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

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彪謂止太子之行正誼也而志於樹德爲王則譎矣故夫譎正

之閒不容髮人議論豈不或出於正言
未卒而譎隨之惟其心之不正故也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

高註太子申也外黃今陳
畱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

外黃徐子

劉向別錄徐子外黃人

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

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

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

爲王之外無加也

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

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

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

希賞也

太子雖欲還恐

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

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

魏

元在宋策魏記三
十年有彪謂此申

生伐臯落之例晉國之覆轍也里克之諫惠王非忘之而忍爲之故孟子以爲不仁補圖以過宋而徐子言之

從舊可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讐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

者得度

法度

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

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

記

三十年伐趙趙告魏

魏

正曰

按魏伐趙趙告

急於齊齊救趙伐魏乃惠王十八年敗于桂陵時事此

三十年魏龐涓伐韓齊田忌孫臏伐魏以救韓魏大發

兵使太子申將與龐涓合軍拒之戰于馬陵魏師大敗殺太子申龐涓魏龐以下並大事記文從孫臏傳說又見秦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齊策

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

謂謂得度知計

王若欲報齊乎則

不如因變服

不爲人君服

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

威王

王游

人而合其鬪

游謂使人游二國之間也

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

齊

罷音疲

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

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

畜自此犬馬也

田嬰許諾張丑曰不

可戰不勝魏

此設辭也

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

勝也

勝謂不敗耳非戰勝

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

萬乘之魏而甲秦楚

居二國之上姚本甲此卑

此其暴戾定矣

言二

國謂齊暴戾決矣定止也謂齊之怒止

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

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

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

大敗齊於徐州

彪謂施之策齊楚如視白黑數一二可謂明矣而不能止太子之將何邪豈言

之而不聽邪以施之知其於策馬賤

之戰不勞慮矣張丑者亦施之倫與

惠施爲

齊

元作韓

韓魏交

爲猶合

令太子鳴

魏記唯申及爲赫名餘不名

質於齊王欲見之

魏王朱倉人

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

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

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

義也

襄王

惠王子

名赫

元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

元年解題云史記魏世家惠王卒子襄王立按通鑑考異汲冢紀年

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稱惠
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
二王之年也哀王特不稱諡謂之今王世本惠
王生襄王而無哀王今王者襄王也今從之愚
按秦惠之十四年亦改後元年卽惠王
之比而襄之爲哀直以字近而訛爾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下雨雪至於牛目

駕車用牛故
及其目爲

深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臺巨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

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

弛解也
昔約今

解更曰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

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

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

未得其
說以說

是其唯惠公乎

也施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

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爨水蓄其墓

樂

流也

補

姚云後語作蠻水註引荆楚記宜都烏水按

季歷卒葬鄂縣之南皇甫謐云楚山一云灃山鄂之南

山雖有楚山之名不宜得蠻水所蓄爨音鸞說文云漏

流也一日潰也墓為漏流所潰故云呂氏春秋作葬於

渦水之尾後云天故使明水見之見棺之前和項木

初學說引一作渦山論衡作滑山

玉篇稱胡戈戶厥二反廣韻作

爨皆云棺頭也此作和蓋音通

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爨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

朝

張幕翳如朝廷然
補
姚本張於朝註
後語張張以朝按周禮掌次以待張事
百姓皆見之

三日而後夏葬也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

牛目難以三日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

太子更其三日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

秦稱民黔首非

此時語也正曰禮祭義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爲

亦有黔首字非始於秦猶撰正曰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

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

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又因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

示天下豈小功也哉補曰甫去聲爲之爲

徐州之役楚敗齊也齊宣十年此二年正曰犀首謂梁

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衍齊齊補曰

於此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與齊必取方城之外

楚戰勝齊衍敗敗補曰姚云一本無此字正曰卽楚而

與乘之是太子之讐報矣太子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項羽紀詳在

榮陽補曰蘇子秦陳汝汝水出弘農入淮補曰陳宛在

也下南有字恐衍陳汝汝水出弘農入淮補曰陳宛在

也而下南有字許鄴昆陽邵陵舞陽鄴下並屬潁川補曰

所有字南有許鄴昆陽邵陵舞陽鄴下並屬潁川補曰

川有許鄴二縣又有鄆陵縣故所稱多惑昆新鄴屬南

水出南陽昆陽舞陽屬潁川邵陵屬汝南新鄴屬南

音索隱云屬汝南郡即鄭丘七思反又東有淮潁潁水出

陽城補曰沂水出秦黃即陳畱外黃正曰黃說煮棗無

淮見前沂水出秦黃即陳畱外黃正曰黃說煮棗無

疏補曰姚本煮棗下有海鹽字徐廣云煮棗在濟陰宛

南信都者在河北無疏姚註曾作無省史同按蘇代曰

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巨徐廣云紀年魏救山塞集胥

口正義云魏志武帝於清淇二水入焉西有長城之界陽

宿胥故瀆開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西有長城之界陽

魏惠王十二年魏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長城即上

所指又十九年魏築長城塞固陽正義云自鄭濱洛北
由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固陽有連山東西黃河西
南至夏滄等州按蘇秦說合從在惠王後二年後北有
七年納上郡地則此時固陽之長城猶魏地也卷五權
何外卷衍燕酸棗補曰正義云河外謂河南地卷五權
策史無燕字按張儀說魏亦云秦下兵攻河地方千里
外按卷衍燕酸棗正義謂河外即其地也

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廬田開屋廡廊下周屋曾無所芻牧牛馬

之地居人多故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

於三軍之衆如軍陣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

然橫人謀元作謀謀正曰休音黜恐也詠音恤誘也策史作休謀字通見前然作謀自可謂橫人為

王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國謂魏不被

其禍謂橫人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

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

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為秦築宮備其巡幸受冠帶受服於秦祠春秋

助秦臣竊為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散則非梟

勇禽夫差於干遂補曰干遂見秦策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

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

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蓋以青帕首項紀註士卒

阜山補曰史記註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窳三日之糧日中而

趨百里大事記荀卿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補曰正義云廝徒謂

烹炊供養雜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句踐武

役廝音斯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

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

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

且之功偷苟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

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

曰絲絲不絕絲薄弱也**蔓蔓**元作縵縵若何

蔓延也若縵則無文之稱耳若何毫毛不拔喻樹將成

言不可柰何正曰蔓蔓字通借將成

斧柯柯斧柄**蔓蔓**家語孔子觀周廟金人之銘曰焜焜

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

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

之患故敝邑趙王肅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

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

詔詔之敬以國從

秦傳有

張儀欲并相秦魏

儀相魏在此十三年惠後三年魏惠後十三年

秦故謂魏

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

約謂使韓

韓

氏亡史厭

韓氏之亡史名厭

謂趙獻

與厭俱在楚無考

曰公何不以

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

音秦走

儀兼相

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

儀因獻得相必德獻楚得韓儀必緩攻韓亦德獻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

補三年張儀相魏魏不事秦以公

孫衍代相

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

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

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

請以事委衍

以為衍

功有韓以與魏南陽為公孫衍之功

正曰大事記令

則秦魏之交可廢矣

魏任衍則聽其成為

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

以為然因而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

衍傳有正曰大

儀者公孫衍開之也衍傳稱衍相魏張儀去則不然以儀傳考之儀慙無以歸報畱魏四歲而魏王卒復說其嗣君久之始去魏相秦爾愚謂儀說魏合秦襄王久而後聽惠王之崛強猶未入其言故公孫衍之閒易為力也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

齊畏三國之合也

楚魏

必反燕地

此齊宣因喪伐燕所得正曰按史易王初

立齊宣王因喪伐燕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必非此時策云伐齊存燕蓋齊人破燕後事也以

下楚行趙趙正曰姚本下何亦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

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行而而疑行於齊秦也齊遂伐

趙趙魏鄰也伐取乘丘屬泰山正義云乘丘收侵

地虛頓丘危補曰虛謂殷虛今桓州所理頓丘故城在

見秦楚破南陽九夷疑當為九嶷此南陽堵赭同

言之故也大事記李斯書云惠王用張儀計南取漢中

包九夷制郢鄢九夷即屬楚之夷方孔子在陳蔡相去

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此與集內浦豫州郡內言

註異愚謂此言破南陽之九夷也入其地正義引

內浦地名必許鄆陵危王所得者新觀也屬魏郡補

括地志觀津在冀州棗陽一云武邑縣東南本趙邑今屬魏今詳名新觀者恐以此大事記主屬清河又云魏

惠王三年齊伐魏取觀津魏取觀津王四十二而道涂朱衛為

年魏冉敗趙魏取觀津所屬不常

制言雖得新觀路所事敗爲趙驅敗謂楚不與也楚不

魏故奔從出又限二國事成功縣宋衛成謂楚與之地受地必魏王弗

走援之由三國縣言輕重係之聽也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賞猶勸

饑因勸之就粟於河外正曰此句不可解恐韓王字當在令下而衍一以字謂

公仲令韓王以饑故賞賜近河外之民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

韓欲攻南陽補曰此河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言無

他且以遇卜王兩君相遇則講信修王不遇秦韓之卜

也決矣決無他疑韓以魏不與秦遇魏王遂尚遇秦信

韓尚言欲廣魏救趙廣猶心廣體胖云樂之也此著書

廣又豈能止齊伐趙也尺元作尺楚人遽於革

我國奇交主卷二

七

借陰軒叢書

下地缺革豈不邪遠傳遠楚以傳來許地魏斥之伐齊

之事遂敗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甚力之衍

字之左華未詳補曰楚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

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補曰有以字楚策有

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王反言報之陳軫曰善因使人

先言於楚軫自是如楚補曰楚策云楚王喜欲復之未

愛之當是惠王時事補曰軫之答魏王曰子胥忠其君

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臣不

謂其善事楚為求壤地乃以為資而反楚則前日所云
一時口給禦人
耳豈其情哉

張儀欲窮陳軫

時在楚

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

備

元作備音背

悟

補曰字誤姚云曾作楷

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

公翁同項羽記

註謂

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

湛謂其謀之深

鄭彊出秦

強自秦出

在楚補曰韓策鄭彊截金入秦請伐韓此云出秦也

曰應為智

言能止其父姚本註曾智作之

補曰

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

軫在楚必合齊而魏欲離之故迎軫

郢中不善

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

王楚懷

補曰郢中

公至宋道稱疾而母行使人謂齊王

閱正曰

大事記張儀相魏在惠王後

十三年尋以公孫衍代襄王二年因請成於秦為秦相後八年秦出之魏次年死其在位多惠王時與齊宣相

涉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東

來齊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

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

所猶

惠子謂王曰小事

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

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

如是其明耶亡羣臣之智術也

亡得無也

姚如是

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

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

塞不

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

也

事不明而欲王必從是劫王也王而從之失其半矣

正三此策言小事人可否者且正半而此大事人皆

同聲必非皆知其可而智術之皆同者則明與不明者

居半也彼劫王必以從失其明者之半也此策云欲以

魏合於秦韓亦

當是惠王時

張

衍子子

補曰姚云

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

卒

沮

魏人

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

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

必危矣張子曰然則柰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

謂齊楚之君

閔懷

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

惠

曰王若

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

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

衍魏

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

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

秦攻齊楚復攻魏

言魏割地合於秦救之則齊

楚罷做不足以應秦此策亦當在惠王時

其弊不足以應秦

二國嘗戰今必弊汝不能當秦

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

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

乃遂解攻於魏補曰齊策秦惠王死儀乞之梁以致齊伐儀使馮喜說齊王云云其言頗與雍

類祖

哀王

襄王子元年慎靚王三年癸卯**正曰**哀當

謂

補補曰章首有缺文

張儀

補

謂齊王

見前

曰

王不如資韓

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齊使相之因以齊魏廢韓

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

此士言其效也齊廢公仲而逐儀故公仲據儀不合齊是公無患此士計非先逐張儀不能得衍

合魏非合魏不能廢朋朋怒則復善儀矣於此然後知公仲之名朋也元在韓策**補曰**事與公仲公叔相涉當

從舊策有魏因相犀首之語當是惠王時說見下章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

辭不見陳

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

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

衍無事必

無事必來

補曰四字恐因下文衍

犀首曰衍不肖不能

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

柰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

李從趙人

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

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

軫教衍

臣與燕趙故矣

言與

之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

久

言不久於彼

旬五之期

期以十五日

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

因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

言有急事出使

急約車爲行具

所行

當具犀首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卽明言使燕趙諸侯客

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

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恐得魏後

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使初以無事請行

且任之故止之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懷聞之曰李從

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魏為主約故諸犀首

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從與衍

約耳而因衍者衆故楚亦因之背從者欲專於衍也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

爲不可任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

主天下之事復相魏復言得四國又相魏也非已相罷

而又復衍傳有在張儀初相之後

肱謂軫之所立唯此有七國牌闔風氣不然補曰軫傳以李從為田需補曰陳軫過犀首而不見宜

若有憾焉而必見之又教之以收天下之任皆所以傾儀而

人皆不善於張儀者也激犀首以重任所以傾儀而

已鮑氏於軫架所歸重此章知其失不可揜則曰不然

醇乎醇矣鮑因軫答秦王之楚之對而亟加於獎曲為

之說故遇亦屢擿其微非好為攻

發也犀首相在惠王時說見下章

齊王閱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不親魏王懼恐

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

之王為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度其至先以

五十乘至衛問齊行補以百金問私見之補曰問居

百金猶云行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

幾金於某

二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

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

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

元作不相

不相

補曰字殺次

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按上章張儀將相魏犀首

以計去之乃得相而儀相魏四歲則所謂以計去之在儀欲相之初衍得相宜在儀復相秦之時也

正曰大事記書魏惠王後十三年秦張儀免相相魏魏不事秦以

公孫衍代相解題云衍傳稱衍相魏儀去則不然儀惠無以歸報畱魏四歲而惠王卒

後魏襄王二年始去魏復相秦

補曰一本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

補曰一本標以與王

比下有曰字乃教衍說秦之辭和成固有秦重和

補曰孫本無和字以與王

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

正曰此策惠

襄之世不可定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

馬

元作縞從下章乃史縞

不善季

子未詳爲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騶乎不可以行

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

牛驂騶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

王察之

彪謂此用賢而使不肖聞之之說也而衍也非其人也**補曰**此策若作魏將則恐在襄王時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

閔王事在

齊宣十一年魏惠後三年趙肅侯十八年公孫衍欲敗從田盼本非與謀故其聞衍之說猶能以用兵雖之既而誅於其言勸兩君以聽衍而身將齊魏之兵蓋狙於戰鬪之習墮衍計中以成其欺以敗和好快讐秦之欲皆盼之爲也觀馬陵之役魏客之言張丑說楚之辭知盼爲鄰國所畏百姓所服今以此事觀之盼亦優於勇而短於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謀者也

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二士衍盼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構難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補二字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一作臣又一本標君作之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

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

也

猶殺眩

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

補曰

一本標云有外之字

母謂天

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

內謂親之稱羣臣則衍與焉

正曰言殺之亡之天下之人

與內之羣臣皆不以爲然也

今吾爲子外之令母敢入子之事

入猶與

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

胡猶何

犀首許諾於

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

田文

而相之魏身相於韓

補曰

田文爲魏相蓋犀首約結於嬰召其子而相之也

下章與此同事宜在襄王時非文奔魏相昭王事也○身相韓衍欲相韓也下言置田需以稽二人則衍仍

置魏矣○一本此下別爲一章姚本註云曾題劉連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孰與其爲齊也

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也

衍陰晉人時屬

韓故下蘇代說昭魚亦云正曰陰王曰不如其為韓也

晉魏地衍實魏人其善韓非以此若言助之力文

字而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時尙右說見趙策

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

不可中道猶中立也言且王無所聞之矣不聞所以救

外心王不王之國雖滲言浸微浸弱樂而從之可也如言

得而聞之樂雖從二子可也然從二子樂而從之可也

必亟亡不得如是也滲樂未詳王不如舍需於

側舍猶以稽二人者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需

二人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

之黨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為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

盾需於側盾措以稽之臣以為身利身王而國便於事

盾需於側盾措以稽之臣以為身利身王而國便於事

盾需於側盾措以稽之臣以為身利身王而國便於事

盾需於側盾措以稽之臣以為身利身王而國便於事

盾需於側盾措以稽之臣以為身利身王而國便於事

盾需於側盾措以稽之臣以為身利身王而國便於事

盾需於側盾措以稽之臣以為身利身王而國便於事

傳曰一本而便於事又姚註云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劉去身利字一無而字似義長

哀王於是有人君之言不亡需是也惜其不旋踵需不

入衍之事蘇代入之矣待衍如是可也如得賢而付之

闕外若此者不亦殆乎**正曰**魏王始聽犀首而欲外田

需復因蘇代而置需以稽二人賢否之不知用舍之不

能熒惑於游士之言而拱

手以聽之其孱昏甚矣

史舉即甘茂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

王讓先生以國衍以此說儀使之為王為堯舜矣而先

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弗受國

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任猶信

非之而數見史舉不辭而去據此讓國之說不特

之故王疑之

鹿毛壽之愚燕噲也此恐

時王

惠王

時事

情陰軒叢書

三

楚王懷攻梁南韓氏因圍黃元作蓄蓄補曰未詳成恢

人魏為犀首謂韓王襄曰疾攻黃蓄楚師必進矣魏不能

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黃蓄魏無韓患

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况存黃蓄乎若

戰勝兵罷罷音疲大王之攻黃蓄易矣此策不可考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

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如木枝分布而四方湊之如輻於轂

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

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言陳鄭所至皆平地南與楚境

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他國境或有山川關塞

梁無之皆守亭障者參列千里一亭障隔也築城壘爲

以卒戍守石夷粟糧漕庾漕水運庾水漕倉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

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

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

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

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

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尙

有事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

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

衛取晉陽補三史作陽晉正義云陽晉則趙不南趙不

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

主從者趙故不言其他
補四一本復有從道絕

三字史同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

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

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

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

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

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

敢堅戰

補四
史作悉

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虜楚

而益魏攻楚而適秦

適猶
歸

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

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

人多奮辭

猶大言

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事

約一國而成反而取

補補曰姚本作而反成而云云

封侯之基是故天

張目也切齒力也

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搯腕

搯把腕手也

瞋目

張目也

切齒

正曰荆軻傳索隱云齒相摩切奮怒意

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

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

鑠金

補曰周語衆口鑠金註衆口所毀雖金石猶可銷史下又有積毀銷骨一句江淹書積毀銷金積議

唐故頗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憊愚前計失之

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

儀傳在諸國之先彪謂魏

邇秦而無阻固凡橫人之辭若可聽唯魏也故儀先之魏一搖而諸國動矣收從之約魏其過歟使魏而釋其

說曰秦豈能有愛於我哉兵來不除道何爲以說客先之是知其不可而誅我也且我事秦安得高枕而無憂

哉如是展轉計之則儀之辭風矣魏不搖諸侯將又曰
彼魏四達之國又邇於秦彼猶堅約不動我何懼乎秦
如是則諸侯一矣惜魏之不知出此也補曰史張儀留
魏四歲而襄王卒實惠王哀王立實襄王張儀復說王
王不聽於是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敗
魏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諸侯震恐張儀復說
魏王云云王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事在襄王二
年補曰顯王三十六年蘇秦約六國合從次年秦使犀
首欺齊魏以伐趙而從約解慎觀王三年蘇秦約六國
伐秦再申前約也兵至函谷關秦擊之而走次年齊敗
魏趙觀津則齊敗約矣既而韓與魏趙伐秦而敗張儀
留魏六年說而不聽今因其兵敗從散而說之得其隙
矣魏不得不聽也魏非不知從之利而秦之不可信也
劫於秦之強而患於與國之不一後三年魏復背秦合
從其情可見矣惜其自同連雞中兄弟爭財之料而相
與以趨於亡從之不可合也補曰蓋首厄
之責魏殆未深究夫事情也補曰義並同
蠢愚也書容抽江丑用陟降四反

齊魏約而伐楚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

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盱夷

皆魏人

一作盱

謂田

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內之於

齊

言縱楚使深入乃擊之也

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

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

補曰姚註一作舍

董慶以善魏而

疑之於楚也

不可考

張儀走之魏

傳言秦武元年羣臣惡之乞之梁此九年按襄王九年儀走魏魏納而相之此

云不納恐非是時事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

也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

長色衰重嫁而已

重猶再

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

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

彪謂丑之自比若此豈可望於士君子之行哉哀王聽其說是

亦魏媼之

耄者耳

字

魏文子

田文

田文

田需周霄

孟子時有此人至是三十年矣

田文

田文

前相魏當襄王時孟子見梁襄王相去不遠也

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

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

閱

王欲得齊則

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

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霄

二人雖善文命衍薦文

文必善衍善衍則復背

其所

魏王令惠施

施自孟子時至此亦三十餘年

施之

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

言恩禮

乘數鈞

車乘

將測交

也

測猶卜也視何國厚君使因知其厚我下衍楚王聞之四字

楚王聞之

恐因下

文

衍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

鈞二子者將測交也

施欲楚之厚已

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

生倒樹之則生

補曰姚云倒劉作側愚謂倒字勝

折而樹之又生然使

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

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

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補曰此與孟子雖有

天下易生之物云云語相類而意在自樹又云子必善左右則君子小人之用心可見矣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

嬰曰史索隱

以爲田文按嬰卒於閔王之世大事記附見於閔元年此事在四年後

犀首之有一人相

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

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

柰何代曰若其為梁王若汝也補曰一本代請說君昭

魚曰柰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

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

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

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

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以史補王曰下八字

補曰史有此八字按此乃蘇代請昭魚代曰莫如太子

之自相是三人不以太子為非固相也固猶久補曰不

史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印也補曰秦武王初置丞相用

同檇里子甘茂在張儀死後此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

云丞相璽則魏已有此名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

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魏記九年有補曰大事記

謂行已去秦事不復見韓非子載犀首與張壽為怨陳

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徵殺壽魏王以為犀首也

乃誅之然則衍去秦後終為魏所殺也愚按陳需即策

中田需而策以田需死後魏欲相犀首其說不同當考

又報王二十二年伊闕之敗策云公孫衍割地和秦大

事記猶著其名豈別一人耶李兌約五國攻秦時亦有
公孫衍去此又九年上距犀首為秦大良
造時幾五十年嘗疑其甚遠說見趙策
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
因使其人儀之為見者嗇夫見者最與強見王也補曰

命之臣儀使其臣為見者之畜夫以開伺之補曰畜夫
書註主幣之官秦制鄉有畜夫職獄訟收賦稅漢有虎
園畜夫所職不問見者伺以候因無敢傷張子儀再相
同皆小臣之名魏時正

周最入齊魏不善之**正曰**周策為最謂魏王曰王不去

昭王時是最先見遂於齊今復自魏人齊詳周策所載

必最後欲之齊而魏秦王武昭怒令姚賈讓魏王秦所

置之非不善之故也秦王武昭怒令姚賈讓魏王秦所

為王通天下補曰此因下文魏王為之為最蓋秦亦怒

是時齊秦交惡而秦欲合魏最自齊走魏人言其不忍

背齊而今復之齊必復為齊所厚者魏雖欲合秦而猶
牽於收齊之說其入齊蓋魏聽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為
之故為之言於秦其辭亦婉
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遁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

下矣

齊秦為敵魏既以最通天下於秦則外齊矣今最

矣

齊秦為敵齊逐最而魏收之天下信魏之不與

齊故曰

為王通天下今最遁入齊則天下知魏絕最而

齊收之

齊何以做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善則可以絕

通於天下

乎魏入齊而齊收之則齊魏大國欲急兵齊

之

最遁魏入齊而齊收之則齊魏大國欲急兵齊

之絕明矣

秦可以以不疑魏之與齊也善最而言為最所以自

則趣趙而已

為也按此姚賈與始皇所問之人相去八

十餘年

高誘欲以為陳賈若此人者可也蓋陳舜後得

為姚姓而

孟子與秦武魏哀時猶相及獨以毀韓非相

受之人

為此人則年時相絕太遠矣可乎哉

秦召魏

相信安君書史不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

武或昭

曰臣聞之忠不必黨為信安說黨不必忠今

臣願

補願下有缺字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

臣願

補願下有缺字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

臣願

補願下有缺字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

臣願

補願下有缺字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

臣願

補願下有缺字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

臣願

補願下有缺字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

自使有要領之罪

要領斬刑也

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

事於魏

謂別置相以代信安

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

塞趙也

信安必右趙者秦召而代之以欲魏不通趙

臣又恐趙之益勁也

交魏益堅

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

魏信卽信安省言之

其智能而任用

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

惡猶憚

今王之使人入

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

用秦所使

魏必舍

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

事而退

請去相位

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

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

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

亦去信也

則魏

元作趙

趙之謀者必

曰舍於秦

此舍猶棄奪其愛習是秦棄魏也

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

是趙存而我亡也

我魏也秦本欲塞趙而云然此魏自疑之辭非必秦意

趙安而

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

將與秦戰

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

趙之益勁也

魏不能獨抗秦必結趙

而曰趙之謀事者

其所愛信者用於趙我之權去勢奪是趙存而我已亡趙安而我獨危則必戰必守不聽秦命是趙益以強也

大王欲完魏

補曰姚本有魏字

之變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

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

不事之

國危

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

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

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

衍韓

字韓疑衍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

講元作講從構讀難於秦兵爲招質言於用兵爲招爲質招言召兵質猶

本也爲之張本招質未詳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

忠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

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下亦事也則是大王垂

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得地則益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

臣願大王察之彪謂堯舜讓天下而何愛於地此特辯士欲重其事而言之過若此者不一也

類此類註不必辯

樓梧魏人後又作梧一本作辭姚同註引管子云

偶合也愚按玉篇無許字有梧字五故反觸也逆也策後作梧韻書梧忤梧午荀子午其軍蓋莊子梧燕策韓

于連前漢志迺選梧抵梧枝梧約秦魏魏太子爲質

凡十一字典籍往往通借上去聲世家襄王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

此十二年朝秦正曰世策云太子爲質既而留於酸

來拔我皮氏未拔而解此策云正曰太子爲質既而留於酸

棗昭衍說後不紛疆魏人正曰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

云復遣當缺高註魏臣正曰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

還者也還猶反也兩國相與好惡循環敗秦而利魏魏

必負之負言魏得利而強將負秦之日太子爲糞矣即

謂糞之正曰太后坐王而泣使王坐而王因疑於太子

糞棄除也不事秦所謂還反泣於前王因疑於太子

不決遺令之留於酸棗樓子患之昭衍爲周之梁樓子告

之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王曰爲期

與我約矣言期以太子結約而不遣爲此故伐曰秦疑

邪正曰言與我結約矣何爲而伐昭曰秦疑

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昭曰秦疑

之無考

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

先伐之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與與國共伐魏臣恐其害於東

周不欲正言魏受伐魏與周鄰言周則魏可知元在秦策正言魏受伐魏與周鄰言周則魏可知元在秦

秦楚攻圍皮氏亦十三年補曰一本爲魏謂楚王懷曰

秦楚勝魏魏王之恐衍也也正言下章見亡也元作矣

必合於秦王何不肯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豈

歸太子而攻耶秦恐失楚必効城地於王王雖復與之

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肯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

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

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爲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

謁之曰敝邑之王昭欲効城地前許之未入也而爲魏太子之

尙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

之交以疾攻魏此疾速也非名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

秦因合魏以攻楚補曰大事記報王九年秦甘茂構里疾伐魏皮氏未拔甘茂棄軍奔齊

里疾與魏郢罷兵按茂傳茂言秦昭王以武遂歸韓向壽公孫衍怨讒茂茂輟伐魏云

魏太子在楚元作謂樓子質而楚任之於鄢陵楚

事者所封謂此語本記其人與樓子言於鄢陵之地

專楚別都在宜城此鄢陵即策所謂許鄢陵者魏地也

樓廩主合楚之謀非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

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強也魏人仕齊

楚策魏相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無如鄢陵其人皆

翟強死晉陰軒叢書

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人翟公必謂齊王閉曰魏之受

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

王故欲伐楚此土言齊本自欲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

令魏以地聽秦而為和以張子之強言儀有秦韓之重

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言魏襄為齊逐儀謂齊王不如資韓朋與之

逐張儀於魏者謀如此耳魏襄之時不聞逐儀也且此

語本謂以儀有秦韓之重而齊王惡之魏王不敢據之

以為安一國之於儀猶如此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為公患

之鈞之出地以為和於秦也鈞言齊豈若由楚乎秦疾

攻楚行楚楚還兵魏王必懼秦合攻魏也故魏王懼公

因元作寄字有訛汾北以予秦而為和汾北魏地

使割予秦此所謂由楚

合親以孤齊

秦楚魏合

秦楚重公公必爲相矣

臣意秦王

昭

與穉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爲公說之乃謂

穉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

首言出兵也首言第一事也而

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

穉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

故史書未拔而解

對曰臣願

以鄙心意公

意猶度

公無以爲罪有皮氏國之所大利也

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之力

有餘守之

餘守爲有餘力

何故而弗有也穉里子曰柰何曰魏

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鼻翟強也

補鼻字書無此字韓策

作鼻卽鼻也策又有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云云與此事合疑樓鼻卽管鼻也

今齊王謂魏王

曰欲講攻於齊

言欲講秦攻秦皆於我夫魏求救欲講而已而齊兼言攻故下言主兵

四四講

當作構講攻猶言構兵

主兵之辭也是弗救也楚王懷

怒於魏之

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爲和也

和齊秦

怨顏已絕之矣

怨魏欲絕

之見於顏色

魏王之懼也見亡

以有亡形而懼

翟強欲合齊秦外楚

以輕樓廡

此強之和

樓廡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

補四此二語當

時事

公不如按魏之和

按謂主之按止也

使人謂樓子曰子

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

疾言此事吾所欲爲

樓子與楚王必疾矣

言應之速

又謂翟子子能以

汾北與我乎

強亦魏人

必爲合於齊外

衍於字

於楚以重公也

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廡

翟強以爲佐

主魏言之故言內

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言且得皮

氏按此蓋靡在楚欲因楚和秦以息攻鄆陵不順也故此土說之又說擄里凡其辭兩言齊楚翟樓示無所偏

也而於楚獨曰吾事則是爲樓子也

獻書秦王

昭無者

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

謂攻

謀恐不出於計矣

非得計也

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

之要也

腰人身之中

有虵於此

兵法所謂率然孫武書及李靖問答

擊其

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今梁者

天下之脊也

補一本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

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

要斷山東之脊也

要猶欲

正曰

要同上義山東春天下要與上互言之示者顛取之之意

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

合山東尙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

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

謂楚

其兵弱天下

不

補

補曰作

又下必字

必能救地可廣大

言秦地

國可富兵可強主可

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

試謂先之以其弱可必克也周

紀註密須在安定陰密

補

密姑姓國在今寧州史周

紀西伯伐密須詩所謂密人不恭者也此誤以爲湯又

云試之於弱戰國游士言聖賢事多妄謬此尤顯然者也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

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爲讐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

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鄆郢

藍田秦地疑衍文

正應爾故司馬爲秦議以伐蜀爲先而我藝祖欲平太

原諸國亦先平蜀**補**秦之攻楚多道藍田武關以出
攻如敗楚藍田之云**補**秦人善遠交近攻之策蓋食諸
侯先三晉而後齊楚卒以成功其用兵之序可考矣此

策魏畏秦攻移補於楚故飾爲之辭而鮑誦征伐先後
理正應爾夫豈議常時大勢故又以司馬錯先伐蜀宋

欲平太原亦先平蜀
爲試於弱之徵謬矣

魏秦伐楚

秦昭六年與韓魏共攻楚此十八年

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

王不如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

交制之

緩時爲秦計耳故明年相秦

昭王

哀王子補曰世本名速元年赧王二十年丙寅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

此二年

魏令公孫衍乘

勝而留於境

乘言因秦勝我留而與之講若秦旣去則無及已補曰公孫衍說見前

請卑

辭割地以講於秦爲竇屢魏人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

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

王曰柰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

侯於關內耳此時未爲爵

關內侯之稱小獨起於秦

而令之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

聞周魏令竇屢已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

因地講秦夫周

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買首之仇也

奉陽君卽李兌說見趙策

此言與穰侯買首之仇則二人欲陰取以定封之事也

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

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

后穰侯之姊

而欲敗之必

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

淮南子孟卯註齊人引策芒卯王

勿憂也臣請發張倚魏人使謂趙王

惠文

曰夫鄴寡人固

元作刑刑形字通弗有也

刑猶勢也高註爲刑法雖通而此書多作形

今大

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曰收秦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効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

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

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效

元作郊補曰當從上文姚註云孫一作效

鄴者使

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

合於魏而支秦

此六年書卯以詐重者此也彪謂此馬亭上黨之事也惠文失之於魏孝成失

之於韓雖所去敗有多寡之差其貪而不明眞父子也

芒卯謂秦王

昭

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

中謂用事於諸國之

中伯內

臣問明王不

肯

補曰一本作肯領中而

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

元作羊下羊王屋

在河東垣

洛林即蘇代所謂林中

之地也王能使臣爲

魏之司徒

本周官此所謂爲之中

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

任以爲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

上流之地近秦

知所指

秦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

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不

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

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奮死

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

折毀也言不

王無以責秦王

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

以獻長平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

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

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補曰姚然曰國有事

未補曰澹元作澹補曰即澹前下兵也瞻給今以兵從後十

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

縣

蘇補曰元作秦補曰燕策補曰拘於魏欲走而之補曰元作韓

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

地時未舉宋此侵伐所得耳補曰正義云涇陽君然齊假設

弟性也齊蘇子告秦兵伐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

此策以救伐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

宋地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閔與蘇補秦策及史

作子也疑其善魏今秦見齊魏之不合行也也如此其甚也

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

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補秦使齊秦必疑齊

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標一本伐齊成則

地廣矣齊無秦而魏伐之可以得地蘇傳有在齊伐宋

魏王曰云云於是

出蘇代代之宋五國伐秦成澤之役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

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昭許之魏王畏

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

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王齊

閔楚魏也請爲王無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

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宋強宋弱皆必伐之如宋者欺之不爲

逆殺之不爲讐者也正無與之講以取地旣已得地又

以力攻之期於陷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患元作

悲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用楚伐魏又必且劫元作曰王必

求地旣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衍曰曰使王

輕齊齊魏之交已醜惡也又且收齊以東索於王補曰木更索

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北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

秦善魏不可知也言不可信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

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讐也補曰詳作通史多有媾字句作媾於

秦此卽趙策所謂不得已而必媾則願五國復堅約者此賓卽擯讐一本作離秦齊合國不可

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與秦講秦權重魏魏冉明

元作孰孰補曰是言慮此故有謂元作又爲有通又足

或人謂魏王常如下傷秦者傷猶不敢顯也恐秦覺之天下可合伐秦

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驚與國而

以自解也言與國爲之非我也天下可合賓秦則爲劫於與國而

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皆諸國也而以秦爲上交以自

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爲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

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補曰三節卽上文太上其次之說上不

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

生以殘秦生猶進言伐之不已**正曰**不能伐不能擯又

俱生以殘秦不能媾必為秦所伐則誓鬪而必死不與秦

註云而一作兩使秦皆無百怨百利惟已之會安已

會則也言使秦見殘不擇利無**補**令天元作足下嚮之

以合於秦所謂嚮王以秦為上交者是免國於患者之

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

讐國也兩國自宣閔易秦兄弟之交也燕齊與秦合讐國以

伐婚媾猶兄弟也此士欲為臣為之苦矣言伐秦之難而已為之

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

夷之民不**起**

元作起

起

言帝王用兵猶有

以燕齊

補

伐秦

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徧事

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嬰**

元從

咍周最周韓餘為

徒

與為徒友

從而下之

補曰韓餘疑即趙策韓徐周韓之閒

有脫字不然衍周字○為徒從而下

之句謂徒黨合從也

又恐從徒字訛衍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

與秦

扮之

國

扮并也握也言合諸

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

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

秦關者臣也

不通秦

符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皆與此合

秦奉

陽君韓餘為既和矣蘇修朱嬰

此皆三晉

皆陰在邯鄲

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

敗宋郭合

天下共講因使蘇修

秦之約

秦之約

天下共講因使蘇修

游天下之語

游揚之

而以齊爲上交

詐

兵請伐魏

兵齊

臣

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修重報

修在邯鄲齊之西也報以齊不伐魏

臣

非不知秦

元作勸

勸

權上有

之重也

然而所以爲之

者爲足下也

彪謂此非蘇代不能也故史言代復約從親如蘇秦時獨所謂行其上不可則行其

中下爲不可用也夫伐秦不勝竄走求成之不可則行其

賓之諸侯見其敗輕之矣豈有聽其堅約之說哉蓋代

之計專以伐之爲上而游辭以見其多策耳計不出於

此也按趙策五國伐秦章蘇代說奉陽君云云中

有與此章出入者知此必代之辭也三策並陳上則

伐之中則擯之下則媾之未及伐之敗也鮑說謬矣

朝邯鄲抱葛

元作薛

薛

趙世家作孽者

陰成以爲

趙養邑

供養之邑

而趙無爲王有也

王能又封其子

元作

問趙策作河陽姑元作衣衣趙策作密乎趙惠文十三年有與此語

同云封李兌子則葉陽君兌之封乎臣為王不取也魏補葉即奉之詭李兌也說見趙策

王乃止惠之十三年此十年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惠文無考攻魏者亡趙之始也

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

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

人伐虢反而收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

趙而并行齊齊見下秦王見下賢而有聲者相之并

兼聲威聲相助也言趙強矣兼得秦助今國莫強

於趙而兼齊秦句王賢而有聲者相之今國莫強秦王既賢而又有聲望者相之所以為秦腹心之疾也如此乃協此士引喻明切謂春秋罪虞亦不悖秦使趙

攻魏之事無見或因其言而止歟

所以爲心腹之疾者趙也

言秦以魏趙爲疾

者趙之號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

本傳齊閔驕故奔魏魏相之此十一年

後

見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柰何孟嘗君曰有

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

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

惠文

曰文願借兵以救魏

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

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

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

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

魏在

趙西爲之蔽秦

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

歃之血也

是趙與強秦爲

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

昭

曰先日公子

稱其父嬰

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

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
以助魏且柰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
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
可得乎燕王尙未許也田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不用
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

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

不暇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

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

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

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輸以餉軍王

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

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

矣秦王昭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

文彪謂田文可謂善言者矣其說趙也邇而不偏其說

燕也直而不偏與夫啞口虛喝者異矣補曰孟嘗相

魏在齊滅宋前大事記附見於昭王十年詳見周策此

事實昭王十三年秦紀秦昭二十四年取魏安城至大

梁燕趙救
之秦軍去

穰侯攻大梁

秦昭二十四年攻魏

乘郢北

元作北郢北

近北郢

北郢

北郢乃楚之宜城卽郡也史魏冉傳入北

魏北郢

宅遂圍大梁此說爲乘北郢也又策入北地亦

亦字

魏王且從從順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

攻齊得剛博

並屬太山

補

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剛城

正義云壽

以廣陶得許鄆陵以廣陶

補

得許上當秦

王昭昭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鄆

陵必議

議其不當得

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

補

魏

三年秦兵至大梁卽取魏安城之役安釐王二年秦魏

冉伐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魏割温以和二役皆
冉相時而敗芒卯則冉將以伐此策當在其時大事記
載須賈說穰侯云云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前

功必棄矣下註此章謂與須賈同一術亦以為此年事矣然秦攻取剛壽在秦昭三十六七年後此數年而策

已云得剛壽而又不可曉也當考○宛懷廣陶說見趙策○許鄆陵魏地見前秦得其地不知何時

白珪魏人孟子稱之趙岐以為周人非也蓋至是三四

貴已久十二年矣秦昭王初年魏冉已用事則辛戎之

及正孟子時也趙岐以為周人何以知其非也但職國

人姓名多偶同者鮑以在魏策中而即為魏人謬矣又

按燕策白珪逃於秦則嘗仕秦新序孟嘗君問白珪恐

亦此時史白珪傳首云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

白珪樂觀時變後復引圭之言曰吾治生產如孫吳用

兵商鞅行法則其人鞅後首句特與李克對論非言

其世也以二十取一語孟子正欲以其貨殖之術施之

國家者也又新序純白珪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白珪

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則文

侯時又一白珪或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為奸不

因史所書而訛舛歟

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戎貴於秦王宜為秦王今

珪說之豈非珪使魏戎來魏不能禁人議補曰姚本下有臣字於君也秦策段產語同

補曰段產策本在韓鮑以史註新城君為羊戎故曲為之說未即是人否

秦攻韓之管後志河南管城註在京縣魏王發兵救之

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言地與秦接秦元作梁補曰姚云劉作秦

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於魏也今幸而於韓

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

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救韓韓怨魏西合於

秦秦韓為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

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為之柰何昭忌乃為

之見秦王昭補曰時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為

昭補曰時不可考

政

與正同

是參行也

以諸國參考而行言參彼己也

願大王無攻魏聽臣

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秦王

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

補曰一本此下有也字

以王之不必也

猶言

不可測也方攻韓又攻魏是也

其離也以王之必也

伐一不移伐則諸國知免不急於從

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

無精於此者矣

精猶明

以爲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爲

王計者不如

補曰元作齊或上有缺文

疑字誤

趙秦已制趙則燕

不敢不事秦荆濟不能獨從

則楚濟齊一本荆齊是未有稱齊爲濟者字多

傍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

言諸國合而競秦王乃止虎

鄰國有兵救之師鄰之義昭王言是也秦伐韓而魏救之挑秦之禍昭忌之言亦是也要之從約堅則宜救猶

救同室之鬪也無從約而救之則是鄉
隣有鬪被髮纓冠而往是豈不可已乎

芮宋

魏人

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

宣

后

秦王

昭

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

委與

而王不

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

趙人

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

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

本收秦

太后之養地秦王於秦芮宋云云與此交有
誤當云收秦太后之養地於秦芮宋謂云云

爲魏謂楚王

慎襄

曰索攻魏於秦

楚以攻魏

秦必不

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

矣故王不如順天下

天下不欲

遂伐齊與魏便地

言以

齊地與魏

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易兩便

管鼻之

魏人正曰註作鼻之名謬下兩之字亦語助管鼻恐即樓鼻說見前

令翟強與秦

事

鼻之不欲故推之於強

謂魏王曰

鼻之謂之

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

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

急之今鼻之入秦之傳舍

躡食其傳註止息傳置之舍

舍不足以舍

之

守衛之盛舍不能容

強之入無蘇於秦者

言秦輕之蘇者

一本蘇作

蔽是言無人從之

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

秦待已已厚可以不

與秦事秦輕強矣欲其重之必令與秦事乃可

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鼻樓鼻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鼻強不合而謂鼻合強與秦事者鼻容強為之秦入鼻言故輕強此士蓋為強言以激魏王者也此當在

襄王時

成陽君

秦昭十七年入朝者於此知為韓人不疑

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

白珪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安猶徐求質於秦質事有不留之驗乃可入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衍敢敢合則王重矣

安釐王

昭王子元年赧王三十九年乙酉

秦敗魏於華

華山在弘農華陰秦紀作華陽註亭名在密縣事在此二年

下華陽

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

魏謂穰侯曰臣聞

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乎三梁

春秋秦取梁漢夏陽也河內有梁周小邑也陳留浚儀大梁爲三皆魏地

策

十萬之軍拔邯鄲

秦十二年攻趙虜莊賈

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

通鑑大事記在宣王二十九年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

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

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爲此臣魏大燕趙可法

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

晉國戰勝羣子地缺泉土刀反羣羊益反又吳作

下同徐廣云暴鳶也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

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梁之北非郡

下同正義引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此非但攻梁也且

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循猶順也以下

文考之秦時蓋合楚趙共攻魏魏見二國爲秦用遂欲講秦不反覆思之也

循卽徇

楚趙怒而

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

亡不可得

衍也

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

割而有質

亦事驗也

索隱云

不然必欺

索隱云必稱秦

欺

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

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罍子而割八縣

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功也天幸爲多矣

漢史天

幸語本此

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

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

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

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

一本標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

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音陰

必亡陰穰侯別邑則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

割收也願補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

也未以攻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

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已兵未

秦必爭事秦從是以散從橫而君後擇焉擇其所與於

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先割取時夫兵

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爲陰啓言得亡國以拓陰之封

文有後脫兩機盡兩謂得縣啓故宋衛效魏自比二國也

憚元作憚尤秦兵出地而小已合魏合而君制之史云

又為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効單父秦兵可全云云

按此文明順姚註亦宜引從之正義云故宋及單父是

陶南道魏安邑及絳是陶北道索隱云穰侯封陶魏効

絳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通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

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

也愚謂可全即上言不用之意

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賈之說不足以秦也為其為魏也過深而說秦者不

切夫以秦為天幸而欲其無行危也秦豈信之哉秦行

是何危之有且其為魏之過深也適足以疑秦豈沮於

是哉梁圍之解將別有故非賈力也謂魏利於少割穰

此章及穰侯攻大梁章謂同一術愚謂魏利於少割穰

侯喜得此地而罷兵亦無不可大事記周赧王四十四年

秦昭三十二魏安釐二韓釐二十一趙惠文二十四年

秦以魏冉為相國伐韓暴鳶救魏魏冉破之斬首四萬

焉走開封魏割八縣以和魏冉復伐魏走芒卯人北
遠圍大梁魏拔四城斬首四萬四十二年魏背秦與齊從
魏冉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四十二年魏背秦與齊從
秦魏冉白起客卿胡傷救韓收魏將芒卯華陽斬首十
三萬取卷蔡陽長社又敗趙將賈堰沈其卒二萬於河
取之通鑑綱目書略同不著暴薦芒卯等及以地為南
陽郡一節補曰按史魏安釐王二年三年四年連歲魏
冉將兵來伐二年之戰自暴薦救魏敗走年表秦紀魏
世家魏冉傳皆云兵至大梁次年之戰地最後華陽
之戰趙魏伐韓秦救韓敗趙魏走芒卯但史所載有差
互紀以擊芒卯華陽傳以走暴薦並為次年事華陽之
戰或云得三晉將或云攻趙韓魏八縣三縣之殊十萬
謂戰勝暴子割八縣地未畢而兵復出此策須賈之辭
書此役繼於走暴薦之後但策首書秦敗魏於華恐於
華二字因下章誤衍也○又按秦紀昭王三十四年書
秦與魏韓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三十五年
初置南陽郡大事記於魏予秦南陽後書以其地為南
陽郡遷免臣居之即以此為是年事按南陽凡二其一

河南之修武其一鄧州之堵陽免臣者以罪免遷守新
邊秦不信敵國之民故徙其國人使錯居之前此二十
七年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大事記必謂前已備楚故
今以新得之南陽而不知紀書乃謂秦與魏韓上庸地
爲一郡於南陽上庸屬漢中今房州竹山縣則正鄧之
南陽也次年乃書置南陽郡秦南陽郡卽鄧而修武更
置河內郡不聞兩南陽也昭王四十四年秦白起攻韓
取南陽絕大道使秦已置郡不應復云爾大事記亦
書之矣此條蓋因魏入南陽以和偶與下文南陽
免臣相次而致誤爾因上論大事記文附於此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

周曰一本訴作訴是

下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

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

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

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於其將盡行之

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

補曰

姚本

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尙有

也作乎

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
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
請殉寡人以頭周訴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
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
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
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
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
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

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尙未聽也支期曰王視

楚王

頃襄

楚王入秦

絕句

王以三乘先之

先楚至秦

楚王不入楚

魏爲一尙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

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

侯

魏相之善應侯者

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

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

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

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

問何

所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

信侯曰樓公將入矣

緩也侯其入欲與之議
樓公
韓策並見樓梧皆此
無考

人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

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

而見之令王見而辭疾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

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雖死於路猶將行長

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能使應侯止王之行願王

無憂虜謂周訴之愛王也甚忠其論王也甚切賢智人所効者事而訴之所諭者理庸人固可示以事而難以

理諭也微二臣者釐其爲楚懷與**備曰**爲我爲王以爲

秦以爲魏之爲去聲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

並魏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上謂當其時可謂善用不

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

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計不及也而主不知也且夫欲璽者秦得

封受其璽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

之受元作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

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

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

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

可以革也革更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猶上善用

勝矣謂曰正義云博頭有刻爲梟鳥形者欲食則食欲

握則握握不食也食者行棊握不食今君劫於羣臣而

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接

其行

按猶止記四年有補曰史按釐王四年華陽戰敗後段干子請予南陽以和此策云按其行通鑑綱

目云王不聽卒以南陽為和

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

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睢

元作且下同

且

補曰新序同史作睢

者年

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

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睢且見秦王昭秦王曰

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

之急矣唐睢且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

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

不舉其事

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

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

全唐且之說也

記十年有

虞卿謂趙王

惠文

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

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爲從主

而違者范痤也

魏相備同一本
作座史與此同

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

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

趙主

從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

也許諾使司徒

本周卿此特主徒隸者耳

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

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

范痤

衍痤字

痤

補曰字衍

薄故也

猶細事

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

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

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

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

補曰元作使

使

補曰姚註于

也又一本無史同

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

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

之免相

衍望字

望

補曰姚云劉

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

夫國無用臣

用言可任者一本國內無用是

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

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

欲襲言猶因趙之故態

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

信陵君曰善遠言之王而出之

十一年有與其以死市下元在趙策

在趙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

史作無忌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

謂魏王曰云云大事記據之以其辭云秦太后母也以憂死故附載於宣太后之薨之後在赧王五十年按朱已卽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

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

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

后母也而以憂死

秦昭四十二年此十二年

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

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爲親戚兄弟若此

而又况於仇讐之敵國也

補目一本標也作乎

今大王與秦伐韓

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

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

此十二年桓惠立八年矣

補目

大事記云韓世家不載

其事必是時韓王少母后用事也愚按是時秦宣太后

趙惠文后齊君王后皆專政韓亦然也

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

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

時鄭亡屬韓

與大梁鄰王以

爲安乎欲得故地

蓋嘗喪地於韓今欲取之

而今負強秦之禍也

補目

史負強秦之說據此則負當從特訓從策文則負任在背以爲喻也史義長

王以爲利乎秦

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使事使事必就易與利

便事史

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

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

史作絕上黨正義云韓上黨從太行山西

北澤潞等州是也

則是復闕與之事也

先時趙奢敗秦於此復扶又反闕與音遏

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

倍音昔

絕漳滏之水

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

不敢伐楚道涉

元作

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所

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

三十里者

史作冥阨卽颯阨也說見楚策大事記秦向楚有兩道涉山谷是西道河外是東道此是探索隱正義之文按

二家本文似以涉谷爲地名當考正義云從褒斜入梁州卽東南至申州攻石城山險阨之塞也

若道

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

不敢也

補國

大事記引正義云從河外出函谷關歷同

本作東

州南至鄭州東向陳州則背大梁也大事記今

云上蔡縣在豫州北召陵故城在豫州鄆城縣東並在

陳州西從汴州南行向陳州之西郊則上蔡故曰秦必

召陵在南面向東背身之右定無左字也

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

補國趙韓魏之東

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

津地而以之臨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

補國秦固有懷

茅固故通正義云懷州武陟縣西故懷城括地志云懷

州獲嘉縣東北有茅亭即蘇忿生邑攢茅○邢丘見秦

策○史城堉津索隱引策云邢丘安城今本無安字恐

之字即安堉也史此段後有安城字正義云在鄭州原

武縣東南堉洋索隱云在河北堉九毀反正義引杜預

以為汲郡城南延津愚按安釐王十一年秦拔我釐丘

看 借陰軒後書

或作邢巨鄭巨餘無見蓋地皆壤界也索隱云共汲者
縣名屬河內共居庸反又見下劉辰翁以為共汲河者
謬

秦有鄭地得垣雍秦紀註河內卷有垣雍故城在鄭州原武

縣西北雍屬滎陽書註在敖倉東而水大梁大

於用反南決滎澤正義云言韓亡後秦有鄭地得垣雍城

梁必亡矣補曰正義云言韓亡後秦有鄭地得垣雍城

滅魏果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安陵魏之

者與羣臣許言聽之久言秦之先自秦之欲許之久矣史作王之使者

異故惡之許言聽之久言秦之先自秦之欲許之久矣史作王之使者

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大事記策文則以策為明煩許

史作誅正義引括地志云安陵在鄆陵縣西北詳見前

○大事記按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

此地蓋安陵趙襄子所封其後遠別為十國附庸於魏

今魏反令使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高陵

邪此二縣安陵封地以與昆陽葉陽鄰故秦久惡安陵

高陵屬京兆與下文地不相近史無高陵字策或

誤也注尤非正義云葉陽今許州葉縣昆陽故城在葉縣北舞陽故城在葉縣東此時葉陽昆陽屬秦舞陽屬

魏大事記葉陽今屬汝州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

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周紀註南國江漢之閒又曰南陽也

今詳此時屬韓正義云南國今許州許昌縣南西

許昌故城此時屬韓在魏之南故言南國大事記安陵在鄆陵縣西北則去許汝不遠矣愚按韓公南國雖無

云燒舞陽葉襄城其地皆壤界也故曰南國補曰魏國豈得安哉史作國無且

危則魏國豈得安哉補曰魏國豈得安哉史作國無且

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補曰史不愛安陵氏下文可推口大事記秦得南國異

則諸侯之勢危矣魏不可以為非已地而不恤也補曰異

日者補曰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補曰言都

邑補曰屬河山云云策文則當有有字補曰河山以補曰蘭補曰元作

時補曰屬河山云云策文則當有有字補曰河山以補曰蘭補曰元作

同蘭蘭人之蘭**補曰**按字書蘭門遮也閉門也牢也通

可通蘭入之蘭本傳牛馬同蘭師古云蘭謂遮蘭則蘭亦

亦作蘭於此義不切闕之有周韓而閉之從續林元作林

軍橫之單**補曰**史作林鄉軍林鄉地名見芒卯謂以至

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陽

有垂都亭**補曰**此引徐廣說彼文元無都字補曰案隱

云有朝日都正義引括地志云文臺在曹州宛句縣案

隱云文臺臺名大事記不取者豈以他策有臺曰林木

燔游已奪之云與此類特泛言之邪墮許規反

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補曰大事記赧王四又長驪梁

北東至陶衛之郊補曰陶接故范蠡亦云北至平闕魏記注

須昌補曰史北至平監正義云平即竟所亡乎秦者山

州平陸監補曰故闕城在平陸縣西南

北正義云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鄧州屬韓汝

北正義云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鄧州屬韓汝

北正義云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鄧州屬韓汝

北正義云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鄧州屬韓汝

北正義云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鄧州屬韓汝

北正義云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鄧州屬韓汝

北正義云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鄧州屬韓汝

州屬魏華山之北同
補曰河外謂華川以東
華銀綏並魏地也
河外河內至陝號河內謂蒲州以

東至懷衛大縣數百名都數十補曰史大縣數百
秦乃在河西

晉國之去大梁也尙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

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補曰蘭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

百里禍必百此矣補曰史作山此大異日者從之不成

元作矣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

受兵三年矣補曰秦撓之以講以求地韓知亡猶弗聽

投質於趙質約也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鴈行

以臣之補曰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

何也則皆知秦補曰欲事大事記從之之無窮也非盡亡

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

乎王補曰史無乎字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衍魏魏

補曰字衍史無大事記從策補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

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

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

亦王之小時已補曰史作天時通韓之上黨於其莫使

使去音通其道不通他使將為關也補曰莫句補曰史

作共甯下云使道安城出入賦之云大事記從之正

義云共衛州共城縣甯懷州修武縣解題云是時秦欲

取韓上黨故蠶食其地使與韓國中絕故勸魏假道使

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道已通因而關之

出入者賦之取賦征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質有要也

贊韓以上

黨爲質也

共有其賦

韓魏共之

足以富國韓必

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

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

衛時已

今不存韓

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

秦輕之也

楚趙

行楚

史無大破魏齊甚畏

皆爲秦

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

朝爲臣之日不久

記有與上二章相次彪謂言秦之情

云信陵君之諫世家不載其從違亦不書與秦同伐韓

取故地必以其言而止也信陵之言深切韓則韓不至

之大勢使魏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助韓則韓不至

失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不至爲秦所吞矣謀既不

能收合諸侯折強秦之鋒若用之於上黨長平未敗之猶

歸重焉太史公謂說者皆以魏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
至于亡天方令秦平海內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劉
知幾譏其舍人事而言天大事記之言始為遷發也愚
謂戰國四公子並稱特以好士之故黃歇亂人其事惡
矣趙勝不能用趙奢廉頗而割地以召田單受馮亭之
嫁禍幾至亡國田文怒小丈夫之譏而滅一縣不忍呂
禮之嫉害而為宗國召兵尙奚足言哉其合從難秦歇
既敗文臨函谷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名義索然信陵存
敗秦文臨函谷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名義索然信陵存
趙卻秦義烈甚高河外之戰威震天下且退讓不伐聞
過能改其才與智皆非侏子比也

秦趙構難而戰長平之役此十七年**正曰**秦謂魏王曰

不如收元作齊**正曰**齊上脫字趙而構之秦構者合

收趙而助之趙王不構趙趙不以毀構矣毀折也言不

獨與秦合戰而構之秦趙復鬪鬪必重魏是并制秦趙

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荆欲意或欲焉而收荆趙

攻齊欲王之東長之也荆齊在魏東不樂屬待之也魏待

之東魏曰荆齊趙皆在魏東長之為之長也待之待其

事也欲王者此土願之之辭與上王欲焉不同也姚本

長之下無也字

長平之役平都君田單正曰注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

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韓所得魏地補平都君曰臣以

垣雍為空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

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

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

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

割乎

韓不畏秦故

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約秦魏

姚註一作部前有樓梧約秦魏即此人此時事也

將令秦王

昭

據

無遇於境謂魏王曰

或謂非梧未見非梧

遇而無相

無相魏者秦

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

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

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

且遇於秦而相秦者

相秦所置是無齊也

獨言齊者時君王

自註秦必輕王之強矣

無齊助故

有齊者

羣臣能得

王不若

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補目此

合於齊○將令之令平聲

十 補八年

此八年春申未封追稱之辭

謂魏王曰昔曹恃齊

曹令

而輕晉齊伐釐莒

釐疑扶風萊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特越而滅

此不相涉齊策昔

蔡恃晉而亡此釐

字印萊左傳公會鄭伯於

而晉人亡

時來註釐城劉向引來

來作釐左古字通

而晉人亡

曹史曹伯陽十五年

背晉宋滅之哀公八年

即僖

也 繒恃齊而輕越

繒禹後屬東海

繒杜註今琅邪鄆

縣 齊和子亂

太公田和

而越人亡繒

哀六年莒人滅鄆

莒人滅鄆鄆恃賂也註鄆有貢賦之

鄭恃魏以輕韓魏

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此或訛為齊

鄭恃魏以輕韓魏

補 宜有魏字 此伐榆關

九域圖在平州界

大事記安王

楚師于大梁榆關正義云

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

榆關在鄭之南大梁西

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

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

僖二十五年原中山恃

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

周君曰周策宮他謂

成國後受主志

五

曆陰軒叢書

○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襄王十八年秦韓魏齊共敗楚將唐昧事大事記謂使稱趙與燕齊滅中山齊非中山與國者亦未然說見燕趙等策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其所恃

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

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修

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

者或以年穀不登畜積竭盡而不可恃者補曰一本畜

作稿此書多或化於利化猶比於患比猶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

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元作質

補曰秦而久不可知久猶卽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

患也卽王有萬乘之國卽猶而以一人心爲命也臣

以此爲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

而身亡乎

身胥同待也

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

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

曰韓強秦乎強魏乎

問以何國爲強

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

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

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

韓之事王自知矣

補曰此恐與信陵所諫同一事

客謂司馬食其

魏人音異其並以六國時備有

索隱云酈審趙三人

曰慮久以天下爲可一者

慮久孰也

是不知天下者也欲

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指合從之人

詳史夏侯嬰食茲氏注太原縣名春秋昭王年注莒邑者又地不相涉不知此兩者又不

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爲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

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爲期言期於子何不

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謂陰倍從以收秦利秦必受子不然

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從食其所資者從也而以資

子之讐也謂橫人將以食其之從惡之於秦讐秦也

秦拔寧邑此二十年秦昭王四十一年魏再已免相此十一年餘說見趙策魏王令

人謂秦王昭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不謂元從才從謂與秦

講構魏衍魏魏衍冉曰王無聽無聽其講魏王見天下之

不足恃也故欲先圖構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圖構

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

邯鄲趙都凡攻趙皆言邯鄲此策罷邯鄲必非報王五十

八年解邯鄲圍時事且秦紀書拔寧新中次年報王五十九年年表韓魏楚救趙新中而秦兵罷不聞卒拔也是歲魏王入秦而此云過二周攻王是二周無恙吳慶時也決爲在前無疑寧新中非寧邑詳見趙策

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

近親也天下以魏爲親秦故外

之秦因王不近秦秦之所去

去猶遠王非親秦皆

曰王弱也無秦王不弱二周

言實不弱視秦人去邯鄲

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爲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若講於秦復示弱也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

魏人非莊子所稱不可考亦不知何時

聞之中道

而反衣焦不申

此於行路犯風日故焦頭塵不去

皆以欲見

之速故不暇

舒也文選申作信去作浴

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

於大行道也

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

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

之路也曰吾用多

用所資也

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

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

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

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

疑卽霄曰孟子記魏人若謂宮他日子爲肖謂

齊王

王庭曰肖願爲外臣今齊資我於魏宮他

曰不可是示齊輕也

肖魏臣而假重於外是示齊以無魏之重夫齊不以無

魏者以害有魏者

所不重爲無肖是也曰齊必不以

無魏重也

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令肖以齊之所求於魏

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之資以得魏重肖當作齊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孝自郊迎

唐睢

元作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

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

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

得

人不知能知

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

也不可不忘也

補曰

史云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也公子有德

於人願公子忘之也語尤簡潔

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

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

卒猝

臣願君之忘

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彪謂唐睢此十一年求救年已九十餘至是又十年

其陳誼益高所謂耄期稱道不亂者獻賢矣

正曰

史不云唐且恐有訛舛說又見後章

魏攻管而不下

補曰

管

安陵人

魏記許召

縮高其子爲

管守

補曰

秦攻韓管而得之縮高之子爲秦守者也通鑑綱目縮高之子任於秦

信陵君使

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

持節尉尉之持節者

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

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

使人道之

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

命

復猶重也信陵言之矣今申之

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

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

守人其子之人

守字句一本標一作人之所大

笑

見臣而下是背王也

王魏王秦王

父教子背亦非君之

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

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

正曰說見下

今吾攻管而

不下則秦兵及我

管在秦東可以捍魏不得秦地必受秦攻

社稷必危矣

願君之生東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

補曰姚本此有也字

無忌將

發十萬之師以告

補曰姚本作造

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

成侯趙主也安陵屬召陵召陵屬魏而此謂成侯為先君蓋先時兩屬趙魏故上曰猶魏受詔襄

王趙襄子補國大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謂魏

受詔襄子而受魏之憲則此兩屬明矣憲法令也憲

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補國有常不赦國

雖大赦降城亡子以城降人及亡人不得與焉今縮高

謹雖辭大位補國一本無謹字姚本以全父子之義而

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

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

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元作為人臣之義矣補國

無為人臣者不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

事二君之義

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

衍素

素

字衍

服縞素避舍

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

困猶不通

失言於

君敢再拜釋罪

拜所以謝也以安陵釋其罪故謝彪謂縮高之義直而善處死夫以信陵之復

而好遂高不死必加兵安陵城破之日固不免死而以

此死易一國之命可不謂仁乎

信陵君賢而服義使其再聞安陵之辭亦將翻然而悔矣師不以直逞欲

殘民決不爲也縮高不忍須臾之死而成其過惜哉

按上章無忌書謂王之使者譖安陵於秦而此策云云未詳管守子守之使者大使之使皆去聲

魏王與龍陽君魏之幸臣幸姬也策言美人又云

趙建信君之比長孫佐輔于武陵共船而釣龍陽君得
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不相告也對
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元作

王得魚推言王以已之補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

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

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補一本今以臣

註謂醜貌人此疑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補在庭則人

避人於途補在途則行者避補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

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褻裳而趨大王補臣亦猶

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

王曰誤以不若爲誤誤猶言有是心也何不相告

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補其族由

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摯猶進摯說文

握持也又字同摯質

義亦其自繫

元作繫

繫

元作繫

繫

補曰恐

也完矣

繫覆也

言自莊

可同其自

正曰

高註帽覆似亦

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

作繫義按纂組類固結之義

我謂

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爲我用乎

欲進

之人

正曰

爲我用猶言如我寵上句言未

必得幸此句言假使得幸未必如我也

而近習之人

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

之術也

正曰

此策不知何王未可以

或謂魏王王警四疆之內

凡兵械當

從十日之內修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

旄旗

之舟上繫

者猶於也亦

臣爲王之楚王聃

補曰

一作臣之反而行

以楚攻秦

兵春申君問之謂使者說者曰子爲我反無見王矣

其欲

晉陰軒叢書

以攻楚不可倍音背此昔者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

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梧屬楚國此時為魏

左傳襄十年晉帥城梧及制杜註皆鄭舊地制即虎牢

梧必相近此時鄭為韓按史云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

割以予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以此參較則策有割以

予秦相去百六十里言秦伐楚之臣之所見者秦楚

關之日近也元作也此策關字殺次在之日上已在韓策

今詳其文當屬楚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輪安邑為之謂安

補宜有邑補今日公孫綦為人請御史於王王曰

彼固有次吾難敗之令聞王言故立其次補

補字大事記有補一本有次乎吾難敗補晉陰軒叢書

其法因邊置之○大事記前漢百官表監御史秦官掌
監郡此策云云六國已遣御史監郡矣非獨秦也正曰

魏都安邑在惠王未徙大梁前昭王
十年獻安邑於秦章次不當在此

景閔王

安釐王子補曰名增元
年秦始皇五年已未

秦攻魏急

始皇五年攻魏取二十
城此元年正曰說見後

或謂魏王曰

補曰孔叢子云

秦急攻魏魏王恐或謂子順曰如之何答曰吾私其計
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

焉曰國亡矣如之何
對曰云云下文並同

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

喪地用謂

割地賂之

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

死謂

能棄之弗能用

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

補曰孔叢子註言棄其地不如用其

地以攻守為易死其地不如棄其地以圖存為
易蓋當計其勢如何爾在棄之用之得其宜

今王亡

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

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

資作

質

龍目孔叢子註云景閔為太子時嘗質於秦

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

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

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

怨謂不韋王攻者也

秦自四境之內執法

以下

執政之臣

至於長輓者

長為輓車之人

故畢曰

畢猶盡與嫪毐乎

嫪毐秦太后私人

與呂氏乎

不韋也此言與嫪氏耳

雖至於門閭之下廊

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為嫪毐功

功

而割故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國贊嫪毐

毒貴矣今又因

功在毒之

以割是以嫪毐勝矣

以不敗王以國贊嫪毐太后

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為天下上矣

補曰孔叢子註言太

后德王則秦不加兵是乃王秦魏百相变也百相欺也

以此交秦為天下之上矣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為天下上天下孰不

卒歸於欺皆棄呂氏而從嫪氏時二人已惡天下必舍元作合補曰恐合

記作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補曰大事記以此

舍封嫪毒長信侯之下謂嫪呂爭權略見於始皇元

年秦拔二十城策言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則此在後

矣二年拔朝歌三年拔汲大事記所書則拔汲之年所

謂秦攻魏急者蓋其時矣補曰大事記曰子順進退有

聖賢之風寧忽出此乎秦王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

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

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

君因使唐雎

元作且下同

且使於秦秦王謂唐雎且曰寡人

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

韓

十八年

亡魏

二十年

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

者故不錯意也

錯也

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

其

廣

地而曰設辭易地實欲得之當識其意

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且

且

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

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且曰公

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

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且曰大王嘗聞布

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

捨突也補曰太史公語本此說苑作穎地師古曰捨手羊反

唐

且曰此庸夫之怒

也非此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

僚吳王昭二十七年

彗星襲

月聶政之刺韓傀也

傀韓相見韓策及刺客傳

白虹貫日要離之刺

慶忌也

吳越春秋要離吳人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焚其妻子走見慶忌以

劍刺倉鷹擊於殿上

補曰倉郎蒼

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

怒未發休禮降於天

休吉徵禮戾氣自三子言之爲吉

簡言

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

下編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

撓擾也

屈也奴効反

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

諭曉也

夫韓

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自

曹孟十一年請救至是王十餘年矣唐肅謂諸刺劫之士自
發不專志於此也正曰唐且准若唐肅者可也為其激而
應侯遺唐且載金之武安散天下士魏安釐王十一年
唐且說秦是時應侯始相雖老於魏不應復為秦用又
一唐且也且為魏說秦時九十餘至與信陵君語相去
十年已百歲為安陵君使秦有滅韓亡魏之言魏亡在
始皇二十二年去說秦凡四十二年決不存矣又
唐且也楚策唐且見春申君又一唐且也新序秦攻魏
謂此策文甚明而事多難信以始皇之兵威何憚於安
陵而易以五百里地是特為之亂而使之納地耳唐且
之使愚矣雖抗言不屈豈終能沮之乎荆軻之見也匿
名首於圖秦法侍者不得操兵此云挺劍而起何也其
辭固多矣